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王志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译本序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人，不过他的出生地在乌克兰的维里亚村。父亲是酿酒厂的制曲工人，也曾在外村或城里打零工，还当过五年邮差。他到过彼得堡，服过兵役，接触过进步的大学生，知道一些革命者与沙皇作斗争的故事。母亲出身贫寒，从小就不得不去给人家干活，放鹅、种菜、照看孩子。他们婚后生下六个儿女，夭折了两个。奥斯特洛夫斯基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奥斯特洛夫斯基十岁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家为逃避战火，辗转到达舍佩托夫卡定居。

奥斯特洛夫斯基十一岁就进当地的火车站食堂当小伙计，十四岁进发电厂，给司炉工、电工打下手，也干过锯木柴、卸煤等杂活。他从小具有极强的求知欲，渴望念书，断断续续地、艰难地读完中学（1921 年毕业）。在学校里，他不仅成绩优秀，而且十分活跃，是老师的好助手。他试写过童话、短篇小说和诗歌，在学生自编手写的“杂志”《青春的色彩》上发表过习作。他还喜欢演话剧，最爱扮演具有英雄气概的角色。他几度辍学，大都是由于贫穷，有一次则是因为触犯了教神学课的神父。此后他想尽办法借书阅读，甚至把午饭让给报贩吃，换取报刊来看。他在十二岁时就读过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代表作《牛虻》，从此，牛虻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坎里。

现实生活的艰难与沉重，书中人物的坚毅与光辉，使这个男孩懂事、早熟。他曾帮助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张贴传单、刺探情报。十五岁时，他走在街上，突然发现地下革命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被一名全副武装的匪兵押着迎面过来。他不顾一切，猛地朝匪兵扑去。革命者意外获救，他却因此被捕，受到严刑拷打。

红军和起义者击溃匪军那年七月，奥斯特洛夫斯基参加共青团；八月，志愿加入红军，随部队上前线，经受战争烈火的考验。

他当过骑兵，当过侦察员，因作战英勇得到书面嘉奖。他善于激励战友，显示出宣传鼓动的才能。次年八月，奥斯特洛夫斯基腹部和头部受重伤，在野战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的两个月。出院后，右眼只保留了五分之二的视力。于是转业来到地方。

他参加过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在铁路总厂担任电工助理，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同时进电工技校学习。十七岁时，带头参加修建一条铁路支线的艰巨工作。在铁路工地上，不少人被恶劣的条件、疾病和匪帮的偷袭夺去生命。奥斯特洛夫斯基咬紧牙关，拼命干活。但在即将竣工时，他双膝红肿，并且感染了伤寒，昏迷不醒，被送回老家。在母亲悉心照料下，他才勉强活了过来。重返工厂后，他一边劳动，一边在技校学习。伤病之身经不起过度的辛劳，健康状况越来越糟，他被送进疗养院进行泥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返回基辅，并和许多共青团员一起，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抢救木材。他再次病倒了。十八岁时，医疗鉴定委员会为他签发了一等残废证明。

他藏起证明，要求安排工作。此后，当过团区委书记、全民军训营政委、地区团委委员、团省委候补委员。二十岁入党，并一度担任团省委书记。不幸的是，他又遇上一场车祸，右膝受伤，引发了痼疾，关节红肿胀痛，活动困难。才二十三岁，他就瘫痪了，而且双目逐渐失明。

从此，他往返于各地医院，进行治疗，但病情不见好转。后来，他断然拒绝任何手术，说：“我已经为科学献出了一部分鲜血，剩下的让我留着干点别的事吧。”

在各地的医院和疗养院，他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些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他在治病间隙，利用仅剩的视力，大量阅读国内外优秀的文学著作，参加函授大学的学习。期间他写了一部反映战斗生活的中篇小说，可惜小说唯一的手稿在外地战友阅后寄回途中丢失了。

二十六岁，他着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二十七岁完成第一部，次年得到发表和出版。三十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问世。三十一岁荣获列宁勋章。三十二岁时，也就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的校订工作，八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小说主人公帕维尔·科尔恰金和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经历何其相似！作家正是以亲身经历、以目睹耳闻的种种事实为素材进行创作的，而且做了长期而多方面的准备。除了读函授大学，研究各国名家名作外，早在到各地做团工作时，他就有意识地给年轻人讲战斗故事。有些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他换了人物的名字，以便更自然地观察反应，听取意见。

开始进行创作时，他家狭长的居屋不满二十平方米，最多时挤住着九个人，只有到晚上，别人入睡了，他才能开始写作。起初是自己摸索着在特制的板上写。后来，他主要是在头脑中安排段落，想像细节，设计对话，塑造人物，然后逐字逐句口授。当过他志愿秘书的，除了亲属，还有邻家女青年、退休老太太、书店出纳员和普通家庭妇女等。他一昼夜往往工作十八至二十小时。而且，除了瘫痪和双目失明，多种疾病轮番向他猛攻：他患有肺结核、肾结石、胃炎、尿毒症、支气管炎和大量骨刺。但只要症状减轻，高烧一退，他便又全力以赴，投入创作。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不是作者的自传，而是一部成功地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长篇小说。许多人物和事件在生活中确有其人其事，但已经过作者的精心提炼和艺术加工，也有不少是作者根据表现主题的需要而虚构的。比如帕维尔少年时代的女友东尼娅主要是虚构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十四岁时，确实曾和一个女孩在池塘边的柳树旁偶然相遇，

当时也确实有两个“少爷”嘲弄他，其中一个被他揍了一顿。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曾穿上用挣得的工钱买的衣服上她家去，还把自己偷到德国人手枪的秘密告诉这个女孩。因救助革命者被捕，逃出后，他还到她家的养蜂场里躲了两天。这个女孩也确实去给他的哥哥送过信。不过，女孩名叫柳芭·鲍利索维契，父亲不是林务官，而是铁路车站值班员。她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同学，非常友好、亲密，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争执，当然，更未出现小说中车站重逢的场面。当地是有一位林务官，但他的女儿叫卡里娅。看来，东尼娅是作家以这两个女孩为原型塑造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发表后，受到全国乃至国外读者的热烈欢迎。一九三六年，作家逝世时，该书已再版六十二次，印数达两百万册，帕维尔·科尔恰金成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在苏联时期，该书的总印数超过三千万册。第一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曾这样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国外，也不断有译本面世。在一九三七年，从日文转译的中文本便在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二年，梅益先生根据英文译出的中文本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中国有几代人从书中受到教益，汲取力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被视为与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英雄一样的学习榜样。

桑田沧海，世事巨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经历了七十多年的时间考验，至今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它和其他世界文学名著一样，思想和艺术的魅力是永恒的。主人公帕维尔·科尔恰金的崇高理想、钢铁意志、无私奉献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都能从中获取丰美的养料。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犹如长卷绘画，艺术地呈示着一个特定时代的战斗烽烟、建设场景、思想方式、感情波澜、生活画面和社会风貌，因而具有独特的历史认识作用。

时至今日，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激励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诱惑同在。要获得成功和成就，必须有面对挫折、身处逆境而毫不动摇、顽强前行的充分思想准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在这方面依旧具有启迪与激励的作用。

主人公的姓名，从日文转译时曾译为巴瓦尔·可却金，从英文转译时则译为保尔·柯察金。后者已约定俗成。本书译为帕维尔·科尔恰金，似更规范，发音更接近于原文。有读者提出这个问题，故在这里作一说明。

王志冲

二〇〇六年二月

主要人物表

帕维尔·科尔恰金(帕夫卡　帕夫卢沙　帕夫卢什卡)　工人、战士、干部、作家

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　帕维尔的母亲

阿尔乔姆·科尔恰金　帕维尔的哥哥,钳工、市苏维埃主席

塔娅(塔尤莎　科尔恰金娜)　帕维尔的妻子,女工

谢廖扎·布鲁扎克(谢尔盖　谢廖日卡)　红军战士、团区委书记

丽塔·乌斯季诺维奇　红军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共青团省委委员

伊万·扎尔基(万尼亚　万卡)　孤儿,红军战士、共青团区委书记

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根卡)　装卸工、货运码头共青团书记

瓦莉娅·布鲁扎克(瓦莉尤莎)　谢廖扎的姐姐,烈士

尼古拉·奥库涅夫(科利亚)　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共青团区委书记

安娜·博哈特　宣传站站长、区党委妇女部长、党中央妇女部工作人员

东尼娅·图马诺娃(托涅奇卡)　少年帕维尔的女友

费奥多尔·茹赫赖　水兵、党的地下工作者、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军区特勤处副处长

多林尼克　木匠、党的地下工作者、市革委会主席

阿基姆　共青团省委书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托卡列夫　钳工、筑路工程队队长、区党委书记

列杰涅夫　老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干部

扎哈尔·布鲁扎克　谢廖扎的父亲，火车司机

波利托夫斯基　火车司机

德米特里·杜巴瓦（米佳伊）　共青团区委书记，托派

图夫塔（沃洛奇卡）　共青团省委登记分配处处长，托派

茨韦塔耶夫　铁路工厂团委书记，托派

维克托·列辛斯基　波兰世袭贵族，七年制学校学生，告密者

第一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你们当中节前上我家补考的——都站起来！”

虚胖的瓦西里神父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厚重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把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

六个同学——四个男生、两个女生，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这时神父的两只小眼睛射出凶光，像要把他们都刺穿似的。孩子们惴惴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坐下，”神父朝两个女生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一对小眼睛死死盯着四个男生。

“过来，你们这些活宝！”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挪开椅子，走到挤成一块的男生跟前。

“小捣蛋们，你们谁抽烟？”

四个男生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会抽。”

神父脸涨得通红。

“小坏蛋们，你们不会抽烟，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烟末的？不会抽烟吗？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嘿，快点！没听见我的话吗？翻过来！”

三个孩子各自动起手来，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神父仔细检查口袋的线缝，寻找烟丝的碎屑，但什么也没发现，便转而逼视着第四个孩子。这个男孩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蓝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干吗像个木头人似的站着不动？”

黑眼睛的男孩按捺住心头的仇恨，瞧了他一眼，压低声音回答：

“我没有口袋，”说着，伸手摸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着，我就弄不清是谁搞的这种恶作剧——糟蹋发面了！你以为这次自己还能留在学校里吗？不，小宝贝，没那么容易。上次是你妈妈恳求把你留下的，现在可休想了。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即关上了门。

教室里沉寂下来，学生们个个耷拉着脑袋。谁也不明白，帕夫卡·科尔恰金为什么被撵出学校。只有帕夫卡的好朋友谢廖日卡·布鲁扎克明白事情的缘由。那天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上神父家去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父的时候，他看见帕夫卡掏出一撮烟末，撒进神父家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被赶出校门的帕夫卡，坐在大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想，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做到深夜，对他又那样关爱，这下怎么回家向妈妈说呢？

泪水哽住了帕夫卡的喉咙。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全怪那个该死的神父。可我干吗撒烟末呢？是谢廖日卡撺掇我干的。他说：‘来，咱们给恶毒的家伙撒一撮。’这不，真的撒了。谢廖日卡啥事儿也没有，我却多半要被开除。”

帕夫卡和瓦西里神父是老冤家了。有一天他跟列夫丘科夫·米什卡打架，为此神父不准他回家，罚他“饿一顿”。一位老师生怕他在空教室里淘气，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帕夫卡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这位老师瘦骨嶙峋，穿着黑上衣，在讲解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星星也和地球类似。帕夫卡听着，惊讶得张大了

嘴巴。他觉得听到的内容太新奇了，真想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里可不是这样说的。”但有些胆怯，生怕挨训。

神学课神父是一向给帕维尔打满分的。所有的祭祷歌、《新约》和《旧约》，他都背得很熟；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记得清清楚楚。帕夫卡决定向瓦西里神父问个明白。下一堂神学课刚开始，神父刚坐到椅子上，帕夫卡就举起了手。得到允许，他便站起来问：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并不像《圣经》里说的五千……”冷不防，他被瓦西里神父的尖叫打断了话头。

“混蛋，你胡扯些什么？原来你是这样学《圣经》的！”

帕夫卡还没来得及辩解，神父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一分钟后，帕夫卡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推到了走廊里。

回到家，帕夫卡又遭到妈妈狠狠一顿斥责。

第二天妈妈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儿子回校念书。打那以后，帕夫卡恨透了神父。既恨又怕。他不容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记神父没来由的这顿体罚。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

后来这男孩又一再受到瓦西里神父的歧视凌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撵出教室，接连几个星期罚立墙角，而且从此不再关心他的功课。这样一来，到了复活节前，他不得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去补考。而在神父家的厨房，他把烟末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没有人发现，但神父还是一下子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同学们都拥到院子里，围住帕夫卡。他脸色阴沉，一声不吭。谢廖日卡没有从教室里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可是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打开的窗户里探出脑袋，他那低沉的嗓音把帕夫卡吓得打了个哆嗦。

“让科尔恰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于是帕夫卡心儿怦怦直跳，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脸色苍白，一双淡色的眼睛毫无精神。他朝站在旁边的帕夫卡瞥了一眼。

“他多大啦？”

“十二岁，”妈妈回答。

“也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每月八卢布，干活的日子管饭，干一个昼夜，回家歇一个昼夜，可不准偷东西。”

“决不会的！决不会的！他不会偷东西的，我敢担保，”妈妈急忙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随即转身关照身旁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济娜，领这男孩到洗碗间去，让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替格里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冲帕夫卡点点头，就穿过大厅，朝通洗碗间的边门走去。帕夫卡跟着她走去，妈妈急忙紧随其后，低声叮嘱帕夫卡：

“帕夫卢什卡，你可要勤快，别丢脸！”

她以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然后朝大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碗碟刀叉堆得高高的，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不住地在擦这些餐具。

有个男孩年龄比帕夫卡稍大点，长着一头蓬松的火红色头发，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

洗碗碟的大木盆里开水冒着蒸气，弄得满屋子白蒙蒙的，帕夫卡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也分辨不清。他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站在哪儿。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在洗碗碟的女工跟前，抓住她的肩膀，说：“弗罗霞，瞧，给你们派来一个新伙计，顶替格里什卡。”

济娜回过头来，指着那个名叫弗罗霞的女工，对帕夫卡说：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厨房去了。

“知道了，”帕夫卡轻轻回答，然后对站在面前的弗罗霞望了一眼，等她派活。弗罗霞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似乎在估摸他的干活能力，接着卷起胳膊上往下滑的衣袖，用悦耳动听的浑厚嗓音说：

“小家伙，你干点杂活儿：瞧，这口大水锅，你清早就把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照看。到了大忙的时候，再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家伙，活儿够多的，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她讲的是一口科斯特罗马方言，“a”发音很重。帕夫卡听见这种方言，又看到她红通通的脸上长着翘起的小鼻子，不知怎么有些快活起来。

“这位大婶看样子挺和气，”他心里琢磨，于是壮起胆问弗罗霞：

“大婶，这会儿我该干什么呀？”

他突然顿住了。洗碗间的女工们哄然大笑，淹没了他的话。

“哈——哈——哈！……弗罗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自个儿笑得最欢。

由于屋子里水气弥漫，帕夫卡看不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也只有十八岁。

帕夫卡一时十分窘迫，转身问一个男孩：

“我这会儿该干什么呀？”

那男孩一个劲儿地窃笑：

“去问你的大婶吧，她会一件件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过身跨进了厨房的门。

“过来，帮着擦叉子吧，”帕夫卡听到一个年纪不轻的洗碗女工的声音。“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了什么啦？……给，拿着，”她递给帕夫卡一条毛巾，“把毛巾一头咬住，一头拉紧。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叉齿上一点脏东西也别留下。咱们这儿就讲究这个。那些老爷对叉

子总是看得很仔细，万一发现上面有点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马上叫你滚蛋。”

“哪个老板娘？”帕维尔莫名其妙。“雇我的老板是男的。”

那女工纵声大笑：

“孩子，咱们的老板简直像摆设，是个窝囊废。这儿什么都是老板娘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一阵就会看见她的。”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进来，都端着一大堆肮脏的碗碟刀叉。

其中一个宽肩膀、乜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

“快干，十二点一趟的火车眼看就到，你们还慢吞吞的。”

他看见了帕夫卡，问：

“你是谁？”

“他是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喂，这么着，”他伸出一只粗大有力的手按住帕夫卡的肩头，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一直照管好，可你瞧，一个熄火了，另一个也光冒烟。今天马马虎虎，饶你一回，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挨耳光。明白吗？”

帕夫卡一声不吭，动手烧茶炉。

他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干活这样勤奋卖力。他知道，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这儿可不是家里。斜眼说得毫不含糊，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帕夫卡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立刻从两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里飞溅出火星。接着他提起两桶脏水，飞快地跑去倒进污水池，然后往大水锅底下添些劈柴，把一些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他简直一刻不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深夜，他到下面的厨房里去，已是疲惫不堪。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出去刚掩上的门，说：

“嘎，这孩子不一般，干起活来像发疯似的，准是家里揭不开锅了，才打发他来做工的。”

“没错儿，是个懂事的孩子，”弗罗霞说，“干活儿用不着别人在后面钉着。”

“很快就会吃不消的，”卢莎不以为然，“开头都很卖劲……”

帕夫卡干了一个通宵，精疲力竭，早晨七点，他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接班的——一个脸儿胖胖、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已经弄得妥妥帖帖，茶炉也已烧开，便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唾沫，发出嗤嗤响声，神气活现地白了帕夫卡一眼，用不容违拗的口吻说：

“喂，傻瓜蛋！明天早晨六点来接班。”

“干吗六点？”帕夫卡问。“七点换班呀。”

“人家七点换班是人家的事，你得六点来。再啰嗦，马上叫你脑袋上起个大包。你这小东西，要开窍，别一来就犟头倔脑。”

刚交完班的女工们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架势激怒了帕夫卡。他朝对方逼近一步，真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强忍作罢。他铁青着脸说：

“你别吼，别吓唬人，要不然就自讨苦吃。明天我七点来，要打架，我不会输给你。想试试的话，我愿奉陪！”

对手朝大水锅跟前倒退一步，吃惊地瞧着怒容满面的帕夫卡。他没料到会碰上这么个硬钉子，倒有点不知所措了。

“哼，咱们走着瞧，”他嘟哝着。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帕夫卡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现在他也劳动了，谁也不能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了。

一轮朝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冉冉升起。帕夫卡家的小屋子快要看得见了。瞧，不远了，就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后面。

“妈妈大概起来了，我呢，下工回家了，”帕夫卡心里想，一边吹口哨，一边加快脚步。“学校把我撵出来，结果倒也不错。在那里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不会让我安生；现在我真恨不得啐他一口唾沫，”帕夫

卡这样思忖着，走到了家门口。推开篱笆门时，又想起来：“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非揍他一顿不可，非揍他一顿不可。”

母亲正在院子里生茶炊，一见儿子回来，就惊慌地问：

“哎，怎么样？”

“挺好，”帕夫卡回答。

母亲像要提醒他什么，可他已经明白了。这时敞开的窗户里露出了阿尔乔姆哥哥宽阔的脊背。

“怎么，阿尔乔姆回来了？”他问，心里一阵发慌。

“昨天回来的，留下不走了。要在机车库干活。”

帕夫卡犹犹豫豫地推门进屋。

身材魁梧的阿尔乔姆背对帕夫卡坐在桌旁。这时他扭过头瞧着弟弟，从浓眉底下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好小子回来了？嗬，你真了不起！”

帕夫卡预感到，回家来的哥哥准得克他一顿。

“阿尔乔姆已经全都知道了，”帕夫卡心里想。“他准会骂我、打我一顿。”

帕夫卡有点怕阿尔乔姆。

但是看样子，阿尔乔姆没打算揍他。哥哥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肘抵着桌子，两眼凝视着帕夫卡，不知是嘲讽还是鄙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满肚子的学问，现在却干起倒泔水的活儿来了？”阿尔乔姆说。

帕夫卡两眼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注意力集中在一颗戳出来的钉子上。但是阿尔乔姆从桌旁站起来，走进了厨房。

“看来不会挨打了，”帕夫卡松了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乔姆心平气和地向帕夫卡询问了班上发生的事情。

帕夫卡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你这样胡闹下去，长大了怎么办？”母亲担忧地说。“唉，咱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